續羊棗集

續羊棗集卷之四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伯夷傳

史記伯夷傳首言載籍極博不足信所可信者六藝之文堯舜禹傳天下之難六藝之文所可信者也而載籍有堯讓天下與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之說不足信然其說雖不足信而太史公言箕山有許由塚又似可信此太史公是司馬遷指其父非自謂也

然孔子稱泰伯伯夷而不及由光是載籍之言不
足信至於孔子論夷齊謂其求仁得仁又何怨而傳
載其詩似近怨可見載籍終不足信還當信六藝孔
子之言信孔子之言則夷齊真是仁人宜爲天道所
與矣而卒餓以死并顏子盜跖及當世之士觀之天
道良不可知然君子終不以彼易此若其名之不稱
雖君子所疾亦存乎遇夷齊顏淵使不遇夫子人誰
知之巖穴中此類甚多天既未必與而青雲之士又
未必遇湮滅多矣然君子所好既不變於天之不與

又並變於人之不知哉此遷自嘆其身之受辱不爲天所與未必是爲不善之效而思得附青雲之士以垂名於後世故列傳非一而託始於此反覆沉鬱抑揚感慨有無窮之味文之至者也而謂其全篇是怨大儒不免況文未必及史遷而鑑之者未必得大儒何怪乎士之多不遇也

管晏傳

史記管晏二傳亦以自況遷將爲李陵之鮑叔而君不信遷爲越石父而卒無爲之平仲者故其言曰之

思盡忠退思補過假令晏子而在今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其意深矣

德性問學註

愚嘗疑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條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朱子註作致知似有未盡原來所以能道中庸崇禮皆自致知來故曰道問學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正此意也不然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固朱子平日所常言者顧於此而自遺之哉

民信解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之信由於足食足兵也泥下文於斯三者之言而平言之應天鄉試程文亦然篤恭而天下平篤恭只是不顯對上文不賞不怒言爾泥於篤厚之意而以恭爲德雖會試程文亦然豈其然乎

宋制科高等

楊子卮言謂宋制科入一等者五人吳育蘇軾及弟轍范百祿李垕按宋制科分五等並一二等而以

三等取士蘇子由雖入三等而爲言官所駁修起居注

四等李垕亦四等真入三等者終宋世正肅子瞻子

功三人爾

梁顥及第年

夢覺餘談謂宋梁顥暴卒於開封時年四十二以辯

顥及第時年纔二十餘謂八十二者非而白首窮經

等語亦出後人附會及考宋史謂暴卒時年九十二

蓋景德元年也推至雍熙二年計十九年則七十二

矣大抵史氏之言記其大節若年歲等項恐未必盡

真或卒年四九字訛或年非景德皆不可知缺之可
也

裴炎清直

漢王陵對呂太后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斯言也古今膾炙且曰
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唐武后欲立七廟追王其先
裴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從至公不容追
王祖考示自私甚矣其言之似王陵也及徐敬業兵
興又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

明辟賊不討而解卒以此下獄及籍其家無擔石之嬴嗚呼炎何愧於陵哉至其下獄時人勉之遜辭而卒不折節武后欲誅韓魯三王群臣畏默而獨固爭及不從中宗以韋元貞爲侍中諸事皆正第中宗雖失德非昌邑比而卒與武后謀廢不得自比霍光及欲以兵執武后使還政天子萬一無成亦一徐敬業耳若其清直使遇明時汲黯魏徵未之讓也惜哉

謝朏可法

蕭道成簒位宋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

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道成竟不殺朏其視范雲悉一朝之遇而不顧二年後之患者何相遠耶道成初畜異志夜召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惟二小兒提燭道成慮朏難之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及論晉魏故事皆不澈不隨可爲處亂世者之法

褚淵方元載

褚淵尚宋文帝女歷官至齊爲司徒錄尚書事及死家無餘財負債至四十萬其清操亦可稱矣而不免於賣國覘夫胡椒八百石者易地則皆然爾

馬知節詰王欽若

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馬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其疾欽若無異汲長孺之於公孫弘然長孺庭詰弘謂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猶爲無形而懷中之奏則一探可見漢武帝猶能

問弘而宋眞宗竟置不問小人之得君豈特其才智足以彌縫亦有幸存焉爾

公孫弘晚遇

公孫弘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漢武初卽位以賢良文學詔年已六十越建元六年至元光五年復徵則七十餘矣而位至丞相年八十終凡爲丞相御史六年弘事業雖不足道其得君異矣而漢制之濶大亦可槩見　今制一經罷斥卽他技能無以自見士之遇世亦綦幸

不幸哉

王方慶有功於匡復

唐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尚在遠臣之子敢相近斯言也何其詞之婉而意之深哉李德裕忠諫論以比倉唐悟文侯事而新唐書援以爲本傳贊又狄仁傑傳載武后謂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詞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云云此二事可見方慶周旋以悟武曌不在仁傑之

後於反周不可謂無功而舊唐書皆不載歐公表謂事增於後亦其一驗及方慶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群臣示中興之漸舊書作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語本明暢而新書作孝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遂不可解所謂文省於前者類如此不及兩漢文章之譏固有由與

孔子去衞之意

孔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且有南子而入其國凡四入[illegible]

其後也以問陳去孟子於齊宣王雖好貨好色好勇之類皆欲因以引之於道兵非治世之所當諱問之亦奚大姅而去之若是其速豈亦有燔肉不至之意耶

馮京父名

宋馮京幼時父式嘗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後十一年京舉進士果爲前官時人謂式知子放榜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

宮中持酒殺來且出奩具目視之京笑不視力辭後娶富弼女小說家不知謂其父名商故表出之

王珪母姓

或曰古今疑事不可盡以聞見妄斷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引房玄齡杜如晦過母盧氏曰汝貴無疑西清詩話引杜工部送表姪王砅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數句以辨珪母乃杜氏而非盧氏桐江詩話又謂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以杜詩考之杜爲珪妻信

然又安可謂母之非盧也乎以友過其母而妻剪髮以治具事亦不爲相左史與詩各有所爲不嫌互發恐不得以彼而疑此也及考唐書王珪傳珪母李氏非盧也烈女傳不載因表出之

攸好德

五福攸好德蔡氏註樂其道也仁山金氏沿其說而曰攸好德自脩之事而以爲福者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昧者多今其氣禀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誠足以發明其意矣然君必建極民人

必訓行而後能獲福免極則好德自是五皇極中事況六三德之正直剛克柔克亦與此意相協愚意攸好德者所遇之人皆好德如爲君則有好德之臣民爲臣則有好德之上官寮屬爲民則有好德之鄰里爲父兄則有好德之子弟爲夫爲友則有好德之妻妾朋類此方是福假如一人壽且富且康寧而子孫兄弟非强則弱得快樂否君無好德之臣孰與宣理臣無好德之助孰與寄心腹觀此則好德之義可知矣或曰攸當作值

二十七月不計足日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其實則兩朞二十四月以月數言之則得二十五所以朱文公家禮於小祥下註不計閏十三月大祥下註不計閏二十五月古中月而禫卽於大祥月中故二十五月而畢後世謂中月間一月也則二十七月若如令人計足日則二十七月於大祥當間二月又非間一月矣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

幣在十二月唐張東之謂杜元凱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足日則十二月十二日始滿二十五月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　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不計閏二十七月惟不計足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子表微惜無知此者

忌不可用

才高者忌世態之常然忌之一字實天所厭不惟同

事共好雖敵國外禦有不可爲者漢高祖與項籍共起草莽戮力攻秦籍未嘗有他志也范增以高祖志不在小勸之急擊增不畜羽增脩其德而惟以殺沛公爲事何益羽之成敗卒至疽死彭城雖曰羽不能用增增之年已不爲夭而要不可謂令終矣曹孟德强大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非其敵也宜相唇齒故孔明每勸昭烈通吳而孫權借之以地妻之以妹亦自有爲援之意惟周瑜以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每每圖之及瑜與昭烈俱終而後吳蜀之交始固

瑜之早促安知非天奪之也夫增之忌高祖瑜之忌昭烈各爲其主且不可以得志而況其他乎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旨哉

廉潔易辱

優施爲驪姬謀作大事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辱之近行公叔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其爲人節廉而自喜名慘哉二言古今謀君子者孰不以是哉屈原之沉湘賈生之悲死三士之殺於二桃皆是物也夫頑鄙無恥之徒譽之

則自負辱之終無慚惟富貴是嗜廉潔自重者一爲人所辱則恐恐然引避自白之不暇噫此君子小人之死生進退所以難易迥别而有國家者知志士之不可辱其亦慎所以保之者而自好之君子亦思廣其器量不爲人所輕亂哉

田文過宋璟

唐玄宗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宋璟言以道不治罪二臣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善矣而璟復謝曰陛下向以怒責

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
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嗚呼何其見之陋也人
君莫難於改過從諫二臣之罪過出一時以璟諫而
改使玄宗每事若此何忝堯舜湯武流傳遠近正爲
美談而以恩過之上下爲言徒以啓人君飾非拒諫
之意且因言而命捨與待罪而詔還果有異乎據璟
之意必謂待罪而詔還則人不知其因璟言而赦此
其用心誠厚矣然則史氏又奚爲得而書之田文有
言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而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過璟意遠矣

蘇武所遇

蘇武所遇有大不幸又有大幸方使匈奴虞常之謀其副與知及反國而上官安等謀反其子又與焉所賴當時公論尚明使在今時不曰未有副與謀而正不知則曰不能以義方教子終不免於吏議矣且其受於軒王衣食馬畜與李陵妻牛羊及胡婦生子之類律以陳仲子夷齊之義皆足起謗而霍光爲寢廷尉之奏武帝又爲贖其子且以爲郎古者善惡父子

兄弟不相及故人不苛責其細行至漢猶然史謂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并咽而劉向新序又謂當盛暑以旃厚衣幷束三日暴事亦不同因幷著之

朱子不喜二蘇

朱文公極不喜二蘇楊升菴太史病其好惡頗偏說甚公平緣東坡素與程明道不合文公固程子一邊人也故亦不免習氣如今講道學者凡言陽明先生則同聲和之與之少異共詆之矣嗚呼今與昔一也

或曰是則然矣其不與韓文公何與曰是亦宜然矣陽明先生肯與朱子乎雖然此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爾恐二公未必有是也而不幸有其跡孔子小管仲之器或疑其不死則每稱其仁而由求諸賢槩不之許良有所謂也豈當時皆有爲言之與

嚴陵瀨

嚴州桐廬江邊有嚴子陵祠上有釣臺人謂此卽嚴瀨按本傳稱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又言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人名其釣處爲嚴

陵瀨言耕於富春不言釣於富春則嚴陵瀨當在齊後人以人名其釣處句、在富春山之下遂疑釣處亦在富春然則嚴州嚴陵瀨蓋後人所指名如郭璞墓一般在處有之不足辯也

呂文穆雅量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知同列令詰其姓名文穆曰一知則終身不復能忘不如毋知也時人服其雅量然文穆未第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胡旦謂此

渴睡漢爾後及第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又似非能容物者豈初得第與入仕之後其識度自別耶

季札讓國

或謂季札讓國以生亂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其讓而誼與道耶功利所不計又暇計其亂國使讓而不合於道不協於誼即不生亂亦陳仲子之廉爾彼其言曰顧附子臧蓋侃侃乎以正自處者使其受國不讓光或甘心於其嗣子人又將以不讓罪之以春秋之世夷狄之邦賢如季子于無隊

可也囂囂然不顧其誼惟逆料於後曰必將致亂我寧取之也後世必爲子孫憂與夫不取必有天殃者孰不以之藉口乎而可以望札也

郗超

郗超將亡出其與桓溫密謀書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覽之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知子莫如父以方回之賢而不知其子以方回之賢而不能使其子同乃心於王室也彼其曲爲掩閉雖父子之間尚不能察況君臣上下乎

而將亡出書譪然有不忍其親之意豈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一驗與

主臣解

史記主臣陛下張晏謂主臣惶恐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而顏師古且是張說但主臣二字訓爲惶恐殊無意味陳丞相世家文帝似有督過意乎稱惶恐尚可通若馮唐傳帝方思廉頗李牧唐何故即稱惶恐此極難解以字面推之不若孟康之說爲優也列之以俟識者

士人柱聯

一士人柱聯閒裏清光那裏知他忙裏去夢時好景幾時逐我醒時來讀之每爲悵然予一生偃蹇雖夢時亦無好景爾

木牛流馬

愚素疑木牛流馬特以牛馬名之耳決無能自行之理及讀事物考謂木牛卽今小車有前轅者流馬卽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不覺撫掌蓋車之爲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教人

爲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字義推之則木牛爲小車流馬或小册如今竹簰之類今民間檯木石短杠皆名牛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舟又何異哉

納音

余豈不知納音所謂事物考謂鬼谷子所作其法以干支行數合之以五數除之零數即爲納音火一土二水五互用木三金四不移蓋納音受也音者感物助聲也五行中火本無聲借水擊則火沸土本無聲

借火鍊則剛水本無聲借土則壅皆發聲也惟金木有自然之聲不擊不響故曰納音然金木雖有聲無不擊而自響之理沈括謂先布大衍四十九數次將干支行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癸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以四字當數除之不盡又按五行數除之餘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相生取用便是納音相生者餘一生木餘二生土餘三生火餘四生水餘五生金且如甲子乙丑四箇字干支共除三十四數外有十五數以二五除了一十

餘數得五屬土土能生金是甲子乙丑金也餘皆倣此世有將甲子乙丑金喻子丑近北方坎水之地爲海中金丙寅丁卯火喻寅卯近東方生火之地爲如爐火説自漢時景婁先生以前並無金在海中火在爐中之説夫萬物者育乎天地運乎四時春以萬物滋榮如艮秋以萬物滋榮如坤蓋生發藏歸莫離乎土土坤艮是也易云艮方萬物之始坤成萬物之終甲乃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申九數甲巳相合子午對冲故云甲巳子午九乙丑

至壬申八數乙庚相合丑未對冲故云乙庚丑未八
餘放此括又謂六十甲子有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
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
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
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
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始於西方者五音
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
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
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

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宮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此說與事

物考頗異似爲近正又曰家一書解海中金之類甚詳見輟耕錄與前景妻先生之說相近不載

元年春王正月

胡康侯夏時冠周月之語甚不可解據其說則月與時俱不改周人建子蓋以冬十一月爲歲首若以夏時冠周月當曰春王十一月今曰春王正月則是以夏之時月易周之時月矣何以謂之夏時冠周月哉此其語既未融而見諸行事說猶牽强王陽明先生曰周不改時與月則孔子決不書曰春王正月其言

可謂簡而盡矣然魯隱公之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帝王所重者正朔若曰春秋大一統何不書曰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以諸侯之年加於天子時月之上豈所謂大一統與正朔云者重在月日而不在年與時哉既用魯之年又用魯之時而至於月日復曰周此其意殊不可曉聖人筆削必有大義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張釋之論犯蹕

張釋之論犯蹕善矣楊氏謂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

已一言未免開人主妄殺之端何責備之過耶人臣於人主之前倉卒陳開非發之有素者未免倉惶安能言言盡善所貴於人君聽德之聰焉耳槩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不過曰法者天子所與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即誅而下廷尉夫固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愼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則無以議矣唐馬懷素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旣付臣按狀

惟知守法爾言與釋之同

續羊棗集卷之四

續羊棗集卷之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虞卿

虞卿輕趙相而急魏齊之難人多賢之當是時平原君在秦秦兵且將加趙身為趙相不憂趙之社稷并其懿親而爲一與國之亡臣亦可謂失輕重哉方其躡屩擔簦三見趙王而卒受相印封萬戶侯必有異能上爲其君下爲其友豈無兩全之術而顧蹈匹夫

之行彼見其得之不難故棄之亦不甚惜而不顧大義使魏齊不死秦兵加趙平原終不出卿將何以謝趙哉春秋之義臣無私交魏齊何人而卿憂之如此真可謂失大義矣

叔孫通

叔孫通專務容悅其請問惠帝謂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似矣及帝懼而欲急壞乃曰人主無過舉願爲原廟何其謬也自古帝王不言無過而言改過是故有誹謗之木有商賈之誦無非以處仁遷義爲心

高帝所以得天下以其從諫如轉環而柳宗元亦言要於其當如其不當雖十易之不爲病如曰無過舉則原廟非過舉耶陳勝之起山東鼎沸以鼠竊狗偷逢二世之惡以免虎口卽俎肉同列將在所不顧何暇顧人社稷其諫易太子亦恃帝之英明受善而呂后能陰爲之地卽其說不行必無他慮云爾魯兩生謂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嗚呼良中其膏肓哉

庶母主

家禮儀節載程子言庶母主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

於私室是矣而又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當祔嫡母之側家禮集說恐其說之無據則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之妾及無妾祖姑而祔於女君之說爲證世俗遂謂庶子爲後者亦可以其生母祔於嫡母似未嘗深究夫禮之義者也按喪服小記文謂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謂妾若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初非見爲庶子爲後者而發然又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夫以不世祭之義爲是則不特不當祔亦當無

妾祖姑之廟可祔矣若有妾祖姑廟可祔則不世祭之說爲非而旣曰祔於女君則卽有妾祖姑所祔者亦女君所矣且女君謂嫡祖姑非謂嫡母也庶母旣祔嫡祖姑則嫡母又將誰祔乎疏謂妾無廟當是爲壇以祔之將以濟其說之不通而益無可據況庶子爲後則嫡母卽其母無輕嫡而自重其所生之禮況非庶子則大夫以上已不爲庶母服又豈有葬畢而祔之之禮而生不廟見死而祔之事必有大不然者然則庶母之主無問其子爲後不爲後皆當祀之私

室然既曰庶母不世祭則亦有祭之時矣不曰生母而曰庶母則祭之者必非其子矣竊意庶母所生之子是女或有子而早卒可遂廢其祭乎爲父後者亦當祭之但其祭亦當於別室易世而祧此皆先王所以重宗廟謹嫡庶禮之大中而亦以防並后之嫌使後世徒知尊母而亡卑父者知所裁以安於正道而祔女君之文非至論也或曰可者姑許之權詞也孰謂非禮之禮而可許之權哉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節承祔葬者不筮宅而言豈其所謂祔者皆謂

葬與○所謂祔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逮大祥後始遞遷舊主而奉新主居當居之廟非曰即祔於其側也若祖考妣已同几而妣即祔於其側是婦與舅同處一所褻瀆已甚況復祔之以妾若謂女君即嫡母則無奉庶母而遷適之禮是適庶同祔矣張橫渠且有一室中豈容二妻之議雖其說未必當又可及於其妾乎○玉巖黃氏乾行曰按張子曰葬祭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婦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

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
繼續則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禮然其葬其祔雖爲
同穴同筵几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
須祔以首娶再娶別爲一所可也朱子曰程氏祭儀
謂夫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
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
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
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立祔合祭與古
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

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揑而不安者惟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再娶者別營兆域宜亦可矣長樂黃氏曰按記云祖姑有三人則再娶之妻皆得祔於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與禮所記合

胡服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何關於大計而後詞漫說至數
百言後世惑於其言亦將謂進取之一術不知一服
之微何關於成敗趙所以得胡地中山果服之功耶
抑別有說耶使不胡服胡地中山遂不可取耶胡地
中山必當以胡服取矣亦可以之制列國抗强秦否
也而廢先王之法襲夷狄之習觀其詐使入秦以寵
易長蓋輕跳任情不閑雅重之度者本欲胡服而駕
言於進取沙丘之及胡服安在耶記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服何遽災其身服既不衷行可知矣欲善其

後得乎

茅焦過於頳封人

秦王之暴過於鄭伯嫪毒非懿親而其罪浮於叔段秦太后之惡稔於武姜茅焦一言而遂爲母子如初頳封人不足言矣然文信侯能以其子易人之子以竊神器而不能使人喻其子使知眞父郎太后亦不敢言焦亦不得與聞其說蓋濯詭祕之跡少形則秦之巨亍骨肉將囚起而食讐人之肉又不特罪及太后而已者此所以寧飲酖而不敢自明也與

生日爲樂

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此言似亦爲當人之具慶者未必父母又具慶也然則父母之生日不爲樂而已之生日反爲樂乎且生日之樂凡爲壽耳古之君子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已旣以壽爲樂父母不過壽乎大抵生日之樂子爲父母稱壽則可爾禮當稱家有無世俗之弊至有罄家貲以召客不足則憂愁成疾懼鄰里爲笑者是亦不可已乎

數奇音切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偶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景文謂得江南本乃所具反而王行卿綱目集覽復引西淸詩話謂蔡絛不以王摩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爲誤對則數字以從去聲爲當不知詩人引用誤處儘多詩話安能盡正而宋景文所得江南本安知卽師古親筆今以本傳前後文義考之似以所角反爲順不按文義不據正註而信景文一時

未定之偶見詩人趂筆之類句豈陳氏之集覽正誤猶有未及正者與

四皓歸山

許渾題四皓廟詩謝疊山謂譏四皓一出而不復還舊隱梅巖胡次焱公謂史雖不曾記四皓還山郤亦不曾記四皓爲何官何嘗出而不歸且引李華返駕南山去千里李花白功成身不居卷舒在胸臆及王禹偁廟碑爲證其言良是然則許詩首二句是須四皓後二句蓋嘆世之人爾意謂避秦安漢曾出藍關

而松桂花陰仍滿舊山是四皓出而即返故山中花木不至凋索今其山松桂雖殘而雲水常在自是出山者無歸思爾使有歸思能如四皓之返則雲水無恙花水亦易暢茂何高風之不可繼也表之以俟識者○李商隱只有襄王憶夢中疊山謂其譏襄王之愚而胡謂爲浮生之衆莫不戀人間樂事而只有襄王以夢中視之蓋取之非譏之也相如自是薄情人疊山謂陳后以千金買賦上覽之召還椒房而胡謂廢后未嘗復入宮此詩正與史合二說胡似爲得云

顏駟幸拜

盧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意蓋本於顏駟然不若駟之壯也漢武問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卒拜會稽都尉幸爾帝於伏生且安車聘之所幸公孫弘主父偃皆非少年者也使帝以爲嫌視不才明主棄之句不尤遠乎

寇萊公奢儉

魏野贈寇萊公詩有無地起樓臺之句雖虜使亦知詢無地起樓臺相公疑於廉且儉矣而史謂其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尤好夜宴燃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至於生辰造山棚大宴帝且怒其每事欲效朕非王旦之善答幾於不免何其矛盾至此耶或又謂其因乳母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之言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一青帷二十餘年不忘補葺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而司馬溫公亦以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嗣子習其家風遂窮爲言然則外奢内儉之言信哉

四廟

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節人多疑之蓋惑於天子七廟之文謂不當言四廟也會稽季公本謂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斷以貴賤皆當祭高曾祖禰四代爲正其所辨者儀物之降殺而天子諸侯

有始祖太祖及當遷而有功德不遷者故七廟五廟之文雜出殊爲有理則此條不惟無可疑且可謂考禮者之一據云

久不葬

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世俗親死不葬衣錦食稻行禮作樂無所不至藉口曰吾服已闋者未聞此爾特表而出之

三父

三繼父之說本於禮經儀禮子夏傳曰夫死妻穉子

幼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由此觀之則所謂同居繼父者必同居又皆無主后又同財又得祭其祖禰蓋惟皆無主後故得同財同財故得祭其祖禰則繼父之恩亦厚矣故爲服

期若始雖同居今已異居或雖同居而有主後既有主後則必不得同財必不得祀其祖禰卽同異居恩有限矣故止服齊衰三月其中豈無皆有主後而同財得祀猶夫故者以勢度之則不能終同者爲多聖人以爲此可以異矣故寧謂之異而不謂之同以絕異議若原不同居則卽皆無主後初無恩義與彼始同財得祭而後異者殊矣而又何服哉記所謂無主後卽傳所謂無大功之親無大功親則其無子不假言矣宋朱文公家禮得其詳丘文莊公儀節亦用之

矣而　大明律會典二書尚未釐正同居不同居俱分爲二而又以從繼母嫁者入之從繼母嫁其同居不同居恐當與從親母者一例安得槩曰杖期也

論行到然後知

一日與龍溪王先生論王陽明先生行到然後知之說先生曰不難明假如不行安得至公之堂惟實心拜公然後行行始登公堂然後見堂上有倚有卓有棋枰有圍屏使不到公堂其能知耶予曰公見予此倚知乎行乎必坐此倚方爲行豈有不知其爲倚而

坐坐而始知其爲何言乎先生不能對予遂繼之曰陽明先生言堯舜禹湯事否亦行過堯舜禹湯事而後知之乎陽明先生坐不言天文乎亦行上天而知之乎陽明先生善用兵亦知其如此則敗必如此則勝而後發兵乎亦漫然發兵待有勝負而後知乎且吾輩居官貪酷可乎先生曰是何待言曰然則亦必先貪酷而後知乎先生忿然作色而別

論知行合一

一日與尚書趙公錫論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予

曰不須別解即陽明先生合一之言已知其爲兩事矣時方燕予舉一箸曰若此一箸何必言合一言合一爲有二物如有盤底有盤盖然後合而爲一器有夫有婦然後言夫婦合體有君有臣然後言君臣合德有知有行然後言知行合一若原是一物何須言合哉公曰先師之意只要人行如肯行則謂知行爲兩物也得如不肯行即看作一物也沒用予曰若是則私心愈疑矣醫者之治病貞見人之用藥已誤然後詆其非而易以己方若曰但要服藥能服藥則彼

方我方皆可不服藥則我方亦無用何不勸彼服藥而顧醜詆其短衒已之長耶公大怒予降色不語乃及別說

律例意

今之讞獄者竊盜三犯者絞若初刺右臂華後再犯刺左臂若兩臂俱刺赦後又犯的准三犯論開奏定奪至於三犯俱在華前者反不開奏徑自成獄此可謂失律例之意矣夫所以須開奏者重在華也前二犯在華尚當開奏豈有三犯俱華反重於二犯遇華

之理愚意三犯已成獄而遇革者死刑已定與二犯在革者一體開奏若旣革而後事發則所發者徒杖爾徒杖旣革安得復准三犯論而徑自成獄哉卽當成獄亦須開奏奏在楚臬累與當道者議而不以為然敢表之以俟識者

紂釋西伯

左傳北宮文子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其言必有所本而諸史皆不之取卽金仁山通鑑全編亦若罔聞而獨有取於大紀之

說謂於事勢爲當史記載崇侯虎之譖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果以是囚西伯而諸侯又從之囚則適以實虎之譖紂容肯釋之然史記又謂紂醢九侯醢鄂侯西伯竊嘆崇侯告紂紂囚西伯則不利於帝之說亦未盡然而大紀亦有諸侯憂懼入見請昌之文仁山既取之矣而獨遺此豈以大紀一言已足包左傳之意不必贅耶抑謂紂之虐必非諸侯所能動耶據大紀之意則當文王在羑里時西既有昆吾之患北又有玁狁之難而周之臣子又

以珍寶來獻諸侯又適來請故紂遂釋之使專征伐以備西北二患於事勢良爲當矣然啗以尤物此句踐君臣所以傾吳之術行貨自免乃魯叔孫婼之所不爲者而周之君臣肯爲之耶故紂所以釋西伯論事則以大紀之說爲備論理則以左傳之說爲正古聖人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顧肯以免其身與君耶

韓獻子

太史公以韓厥之感晉景而立趙後爲陰德故雖無

大功而爲諸侯十餘世信如其言也則因之以族屠岸賈矣能無陰譴乎夫趙氏雖有功於晉不掩其弑君之辜屠郎倖寵於靈其討賊則正黨賊醜正而足以取佑則天道亦甚僭矣祚之脩短其多故亦與變齊太史公知彼矣而不知此哉亂臣賊子其權勢旣赫而黨與更盛則善惡易混而是非無實太史亦襲當時之緒論爾嗚呼弑君之賊而可以言忠則存趙後者信爲陰德而程嬰杵臼亦不可以背公死黨罪之也爲知言哉

趙襄子

趙襄子舍其子而立浣可謂不廢先君之舉矣而卒使其姊有摩笄之恨夫能厚其兄而薄於姊不重棄趙而重得代何哉或曰成父之志也亦可謂不善繼矣未有父而不愛其女者或曰社稷爲重立浣爲社稷也取代亦社稷也其然乎其然乎

鶴生子

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

朱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或者謂淵材讀相鶴經未熟按浮丘伯相鶴經鶴一千六百年始飲而不食胎化產然則一千六百年以前皆卵生爾

婦人鬚

人言婦人男相者非貧即夭且無子李光弼母有須數十長五寸許非男相乎而有子光弼又有光進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予内子之母舅陳姓其

妻馮有須十餘根長二寸壽九十雖止一子而多孫亦善營家相法之不可知也如此

復性

薛文清公讀書錄言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又曰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又曰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前後二錄中惟此數言爾而且曰知曰盡非只言復也後之談理學者遂曰文清公以復性爲主胡敬齋以居敬爲主蓋緣王文成以良知立標的故世儒亦爲二公尋出一二言

不知二公固嘗以此爲言實未嘗執此二言如文成公千言萬語必歸於此而後已也可以名之乎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欲右文成而忍誣文清耶

韓子闢異端

居業錄謂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愚謂不然韓子謂佛老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未嘗不及其本然當時所以惑世者祇以禍福末節故韓子祇從其末

闢之爲風俗也至程朱之時而禪定玄默乘其高明大爲學術之累矣故程朱從其本闢之爲學術也禍福之說窮而後玄禪之談盛使韓子生程朱之時未必不能爲程朱之言而韓子手段大有不可及者只佛者夷狄之一法爾一言何其簡而中溫而厲千古能易之耶

論文四節

文至於宋極矣或者勸韓昌黎之說而曰非先秦兩漢之書不讀不知韓子當六朝衰薄之後不得不爾

使其得見濂洛關閩之文能不心醉而神悅耶〇先儒有言文以氣爲主昌爲遺理曰理所不必言也今曰主於脩辭脩辭矣而襲前人之欬欬拾膏馥之殘剩曰此先秦此兩漢也使班馬復生且將掩鼻而目攝之不暇又況孔孟程朱輩哉〇三代已後論文無過於韓柳歐蘇論學無過於周程張朱而其文未嘗不先韓柳歐蘇嗚且弗言他大學中庸二序秦漢諸儒能言之耶〇文以明道而詞是非繆於聖人之筆能過於韓歐程朱嗚呼末矣

古今人表

人疑班孟堅漢書不當作古今人表愚謂此必另一書因作漢書幷作未成而雜置諸表中後人不得其意以混於漢書反致疑謗旣曰古今人表而只列古人豈爲成書旣列古人卽成亦豈得混入漢史此不待與智者道也

曹大家子

曹世叔名壽其子名成字子穀爲長垣縣長以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以杜詩註訛穀爲穀世遂傳

曹大家子名穀蓋未嘗考其本傳爾文選東征賦註

亦云穀

謝朓疑事

按梁書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稱謝朓何胤並爲

軍諮祭酒朓加後將軍並不就高祖踐祚徵朓爲侍

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光祿

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

六月朓輕舟出詣闕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

朓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與詣雲龍門謝詔見

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醼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南史多同而於王果敦譬下添朏謀於胤胤欲獨高其節紿曰與王々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

請闕自陳帝笑曰于陵遂能屈志一段而於小輿升
殿後又有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
覽以此失望一段於後又有孝武初朏爲吳興以雞
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一段前
二段通鑑綱目皆本之故書法遂詆其巧於自脫朏
亦何辭然信若南史則豈惟朏之遁節不全即胤亦
非直道君子矣顧公山佛肸之召孔子亦嘗欲往梁
武雖非湯武不公山佛肸若卵而徵以不次之重位
以敦譬之使即不慕其榮進能無他慮耶胤所以對

朏之言蓋亦以自謀恐未必欲紿朏以自高也而朏出自陳蓋陳其不可仕之意故詔受之後一則曰辭以腳疾不堪二則曰固陳本志所謂本志正其來陳之志也使其輕舟而來也自陳其欲仕而及授職又辭不惟非人情人亦將厭薄之矣卽南史又何謂其固陳本志耶及其恩禮備至則自不當已甚若其廢職失望則眷顧必不能若是之久而每授官必固讓故人遂疑其不留心於職事且當其事齊也居郡每不治事而務聚斂前賦雞之說要有自來而槩其平

生則事卽有之恐其中亦必有說不然何梁書獨不
盡載也

解狐

魏文侯問西河守於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
文侯將用之荆伯柳往見解狐解狐曰子乃寬臣之過也
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
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君子以爲直愚
不識狐之所怨於柳者何若如其不共戴天則當請
於君而甘心焉賢否非所知也如以爲賢有益社稷

而忘吾私以薦之君必非不共戴天者矣復從而怨之去祁奚之義遠矣又安知非意其必來謝得以甘心焉而故以薦餌之哉

續羊棗集卷之五